

唐宮二十朝演義

7242·4
51
许啸天著

唐宮二十朝演義

上

中国书店影印

据上海新华书局1928年版影印

唐宫二十朝演义（全二册）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42.25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6 000

定价：10.00元

題唐宮二十朝演義

獨鶴

許君嘯天有聲於小說界茲爲新華書局編唐宮二十朝演義梓行有日矣聞許君言此書依據正史旁采各家筆記雜著搜羅詳備抉擇謹嚴費時三載有餘成書百卷則在小說出版品中亦可謂洋洋大觀矣一編流播不脛而走可預卜焉全書殺青之際新華主人索予一言弁諸簡端爰爲志其梗概如此媵以小詩一二絕聊爲卷首之點綴工拙所不計也

丁卯季冬 嚴獨鶴識

唐宮二十朝演義 題詩

唐宦二十朝演義 謹訂

叢山夜代祀難生仙李博松種鳳
因材立梓言勤技剗不以壤瘠影響
休神

自古之多如說耳一失之似東亦記
寧不衣沾雨更百看不厭人懷舊事
沙岸玉深翻

嚴羽詩歌高詞華心

誦宮演義早以傳又把
唐宮演義編入舊
兩書成目錄方知許
多事大於此也

題詩補天唐宮三十故演義 丹翁

高陽臺

題唐宮二十朝演義

五律

翠墨分題黃車掌錄。唐宮豔事重傳。小硯紅絲。
珊瑚翡翠爭妍。雄龍雌鳳東華夢。譜長生玉
全金鎖。悵無端方好家。劫換棄田。莫愁不及
盧家婦。但鴛鴦比翼。鸕鷀翔天。如此江山傷心丁
卯橋邊。師師舉止官家事。勝宣和佳話成偏史。
淒然銅華秋氣。一例寒烟。

唐宮二十朝演義序

周瘦鵠

吾國稗官家言。浩如煙海。而以近十年來爲尤盛。或寫家庭。或狀社會。或述兒女之私情。或傳英雄之壯蹟。筆歌墨舞。酣鬯淋漓。一編甫出。固已不胫而走矣。顧述作雖多。率皆牆壁虛造。初無涉於往史也。殊不知吾國數千年來歷史上之故實。儘有可泣可歌。足資觀感者。誠得名作家加以稽考。從事演繹。排比而描寫之。則一書之成。其能鍼汗僵走一世。無待蓍龜。蓋此等歷史小說。既饒有歷史上之興味。而絕無歷史沈悶晦澀之弊。其有正史之所未詳者。得從而引申之。正史之所未確者。得從而糾正之。談笑之間。勸懲寓焉。其收效之宏。實遠出正史之上。蓋正史多爲莊論。讀之厭厭欲睡。轉不如小說之輕描淡寫。反足以潛移默化於不自覺也。吾友許子嘯天。治說部有年矣。比者

唐宮二十朝演義序

二

閉戶讀書。多所闡發。而尤熟於歷史掌故。侈述隋唐史事。灑灑如貫珠。新華主人耳。其名卽以選述唐宮演義。請許子不憚煩。欣然命筆。晨鈔暝寫。三閱寒暑而書成。全書都一百回。洋洋百餘萬言。顏之曰唐宮二十朝演義。凡隋唐五代之宮闈祕史。朝野異蹟。以及名士美人英雄豪傑之遺聞軼事。無不筆之於書。栩栩欲活。此其功力之驚人。殊不亞於水滸三國諸鉅作焉。夫歷史小說。固不易作。而此唐宮二十朝演義中。包羅萬象。描寫更非易易。今許子曲曲寫來。頭頭是道。豈腹儉者所可望其項背。昔法蘭西大仲馬氏。以歷史小說蜚聲歐土。迄於今弗替。許子之肆力於此。殆亦有大仲馬氏之志歟。殺青之日。屬爲一言。弁其首。爰綴數言以歸之。

丁卯冬吳門周瘦鵝序於紫羅蘭盦

唐宮二十朝演義序

許慕義

吾國史乘浩如烟海。後之研究史學者。雖淹博之儒。亦有卷帙浩繁。窮畢生精力。不能盡覽之歎。况值國學陵夷。科學競興之日。學校之士。殫心竭慮。日夕探索各科。尙遑遑不逮。又何能稽攷往古。博涉史乘。而徧及之乎。故執今日之學子。而詰以歷朝掌故。幾如武陵桃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之概。而普通社會。更不足責矣。欲挽斯弊。厥維歷史小說。蓋小說之體例。不特章回銜接。前後貫串。且以白話出之。繪聲繪色。最能動人。非若

史乘之羅列傳紀。文字深奧。不易領略。卽中才以下。亦可手執一編。瀏覽無遺。而忻忻然若有餘味焉。然坊間流傳之隋唐演義。及征東掃北諸書。類多筆墨庸陋。荒唐無稽之譚。仍無裨於史學也。許君嘯天。前撰清宮十二朝演義。頗爲社會所歡迎。今又著唐宮二十朝演義。吾知是書一出。而隋唐演義以及征東掃北諸書之流弊。一掃而空矣。故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七年元月十日溧陽許慕義序于新華編輯室

唐宮二十朝演義

自序

許嘯天

我在七八歲的時候，便愛躲在牀上偷看三國演義。看到曹操逼宮，漢獻帝讓位；又看到劉阿斗的下場，和司馬懿的篡位；便不知不覺的替那班末代帝王懷着一肚子的怨氣。這是什麼原因？說也可憐，這都是我們祖宗二三代留傳下來的根性，父兄師長教導成功的習慣；心目中總拿這「皇帝」二字，看做是天神貴種，不可侵犯的特殊人物。——和我們小百姓天生成的賤胎賤種是不同的——所以，那貴種子孫到了末代的時候，偶

然受了一點同類人的欺侮；不但他帝皇自己覺得十二分的屈委，便是在幾百年以後的小百姓讀了當時的記載，以覽得這樣高貴的人，受了這樣的痛苦，也替他抱着十二分的怨恨。——我當時也是其中的一員！這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奴才！也是天字第一號的獸子！你忘記了？忘記了？他一人稱帝稱皇的時候，是拿我們幾千萬條小百姓的窮性命，去壓高他的龍座來的？忘記了他一人被弑失位的時候，也是先要拿我們幾千萬條小百姓的賤骨頭，去幫着他墮刀頭，陪着他送死的麼？你更忘了他們這班聖祖仁主，太神皇天帝，個個都是玉強金堅，流珉出身，殺人不眨眼，一上撞盡天下人耳目，劫奪了我們數

百千萬小百姓以及數百年後的數百千萬小百姓的生命財產，供他一人的淫樂，成他一人的富貴，造成他一人神聖帝王的貴種，造成我們小百姓奴隸犬馬的賤種，又造成我們小百姓萬劫不復的壓迫和痛苦？這是誰造成功的？這根說起來，這却不是強盜流氓變相的帝王造成功的，也不是我們放棄主人翁權利的小百姓造成功的；這全是從來奴顏婢膝萬惡不赦的所謂史家宣傳暗示成功的！

我們中國從來的史家，祇爲帝皇一姓作家譜，不爲社會羣衆文化制度作紀錄，他的罪還是小；他因受了強盜主人的豢養，天天替帝皇歌功頌德，把帝皇下幾的出身，一生的罪惡，抹

殺不講，祇講些虛文飾詞，帝皇個個是神種，天子個個是聖德，使後代小百姓讀了，錯認做帝皇真是天生驕子，天下貴種，無形中養成幾千百年幾千萬人的奴隸根性，又無形中養成歷代帝皇驕橫的習氣，虐殺人民，等於螻蟻，其罪實上通於天；梁啟超說中國史書，是絕好的皇帝教科書；凡帝皇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見中國歷史研究法——但這個還是客氣話，依我的眼光看來，中國的史書，不但不能寫出民族的精神，社會的特性，文化的遞蛻，並且不能夠寫出帝皇的真實現狀來，滿紙浮文飾詞，實在連帝皇教科書的資格都還夠不上，因為既稱到史，必要用極忠實的態度，寫當時的實狀，如今他專裝幌

子，不說實話，明明是大盜朱溫，偏偏說是「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明明是嫂嫂私通小叔——清太宗后下嫁攝政王——家庭間的倫常大變，他偏給你一字不提。叫後來讀帝皇史的人，無從知其所以興，亦莫知其所以亡；也不知道做帝皇的宮庭中，有多少黑幕，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惡，帝皇的嗣統有多少變故。——如呂氏易贏等例甚多——真相既不能明瞭，因果亦無從尋繹；那史書的效用，也完全失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徒然使後來帝皇讀之，自以爲天子龍種，妄自尊大，造成幾千年來專制的劣根性。同是一個皇帝，這一點，不能不佩服法皇拿破崙第一的有見識了：那時有班趨炎附勢的外國文奴，要

替他立傳；拿破崙便對他說道：『你不要忘了！我是科西嘉島的一個平民。』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態度！又是何等合於歷史忠實的方法！豈像我們中國那班流氓皇帝，乞丐文人；自己明明做出盜國的行爲來，還要扭扭捏捏裝點出許多好看的官樣文章，在史書上去欺騙後人。梁任公又說：『舊史家殊不爾爾，彼蓋十九爲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故紀事以宮庭爲主，而主旨則在隱稟揚善。觀春秋所因魯史之文而可知也。』但他究竟做了一番什麼盛德大業？這大業是真是假？這盛德是在人民，還是剝削人民而自私自利？滿紙祇寫了此縱斷面的帝王世系，連當時